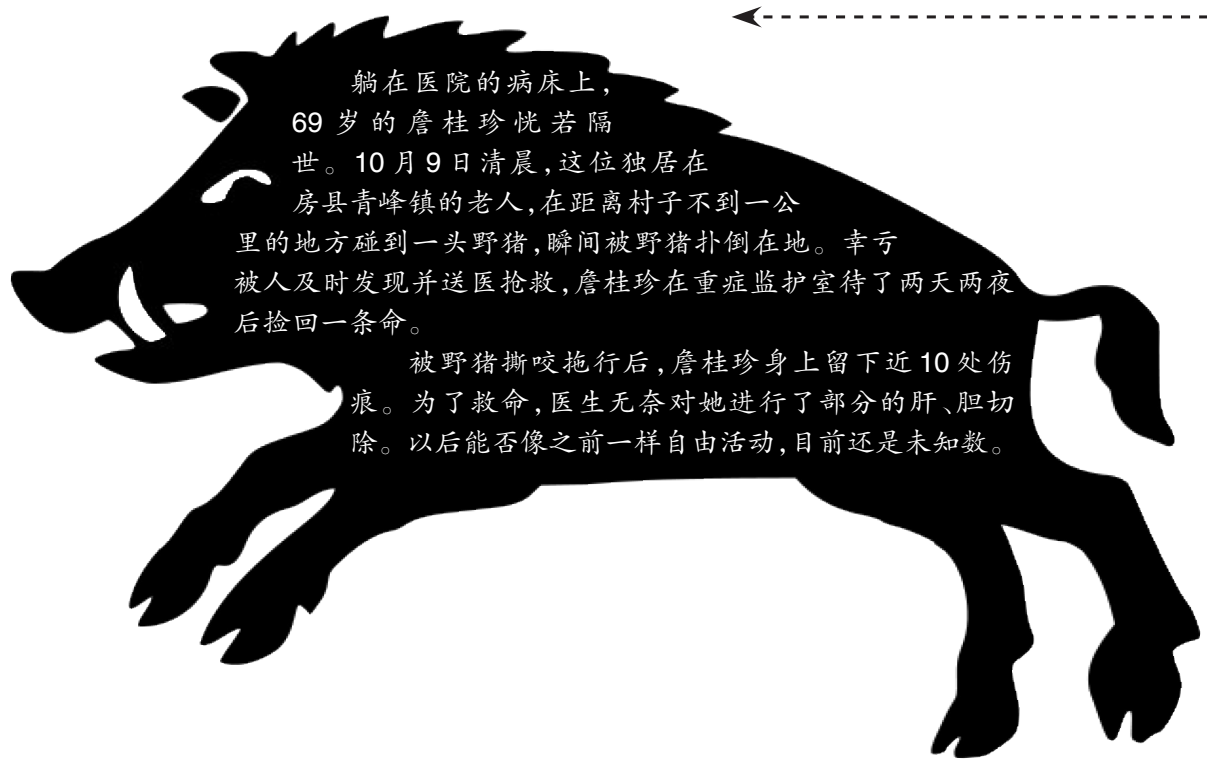


两三百多斤重野猪将老人扑倒在地

老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天两夜后捡回一条命

野猪出没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69岁的詹桂珍恍若隔世。10月9日清晨，这位独居在房县青峰镇的老人，在距离村子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碰到一头野猪，瞬间被野猪扑倒在地。幸亏被人及时发现并送医抢救，詹桂珍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天两夜后捡回一条命。

被野猪撕咬拖行后，詹桂珍身上留下近10处伤痕。为了救命，医生无奈对她进行了部分的肝、胆切除。以后能否像之前一样自由活动，目前还是未知数。

浑身是血，老人清晨被野猪咬伤

10月9日7时许，天气阴沉的清晨，房县青峰镇杨家村三组境内鲜有人迹。

住在村头的郭朝清吃完早饭出门，沿着村口的小路往进山的方向溜达。但刚走了200多米远，这个常年在农村生活的男人就被吓了一跳。“眼前是个浑身是血的人，身上的衣服被撕得稀烂。”郭朝清形容道。他稳了稳心神，认出面前的“血人”是村里的詹桂珍。

郭朝清快速上前两步，边走边问“咋搞的”。詹桂珍回答的声音很是虚弱，但郭朝清还是听到了“野猪咬的”几个字。见老人伤得很重，恰好出门又没带手机，郭朝清立即调头往家的方向跑去。因为知道平时老人一个人住在这里，儿女都在武当山特区生活，郭朝清第一时间给老人的儿子田清明打电话说了情况。

紧接着，郭朝清又在赶往老人所处位置的途中打电话喊了几个村里的人赶往现场。“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又往前走了约50米远。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了地上，到处都是血。”郭朝清说。此时村里不少人已经到了现场，有人拿来了棉被，有人推来了一辆人力车。

大家将棉被铺在人力车上，然后将浑身是血的老人抬上了人力车。村卫生室的医生也赶到了现场，简单为詹桂珍进行了止血处理。由于老人伤势太重，村医建议直接送往大医院进行救治。

千钧一发，村民接力送医救回老人一命

接到郭朝清的电话后，远在武当山特区的田清明当即又打电话联系了自己的表哥崔天立。

“他在村委会上班，离得比较近，所以打电话委托他开车将我母亲往武当山方向送。”田清明解释称。几乎在同一时间，田清明也发动了自己的车，从武当山出发一路疾驰赶往房县老家。救母心切的他，一路上不停按汽车喇叭。

在杨家村村，赶到现场的村民七手八脚将詹桂珍抬上了崔天立的汽车后座。“她身上到处都是血，急得没办法，大家直接用棉被包着给抬到了车上。”崔天立说。同田清明一样，眼看着舅妈因失血过多逐渐意识模糊，他一路上将油门踩得越来越深。

“一开始她还疼得呻吟，车走着走着，人就没动静了。”崔天立告诉记者，但摸摸舅妈还有呼吸，他一边与田清明联系，一边继续往前开车。在丹江口市官山镇境内的雷家河附近，两辆相向而行的车遇到了一起。来不及寒暄，詹桂珍被转移到了田清明的车上。

当时，詹桂珍已经完全没了意识，只剩下微弱的呼吸。田清明一脚将油门踩到底，一路疾驰。路上，田清明的妹妹朱清菊电话联系了太和医院武当山院区急诊科，“我们赶到时，医护人员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到医院时，裹在詹桂珍身上的棉被已被血迹渗透。医护人员直接将她送进了手术室，而后被转移进了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里躺了两天两夜，这才捡回一条命。”朱清菊说。

急中生智，她脱掉外套摆脱野猪拖咬

10月22日上午，在太和医院武当山院区的外科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已经恢复意识的詹桂珍老人。由于事发后满头是血迹，为了方便后期的照顾，医护人员剃光了她的头发。

“5根肋骨骨折，脊骨也有骨折，现在无法动弹，上厕所都是在床上解决。”朱清菊向记者介绍母亲的伤情。其实除此之外，詹桂珍的臀部、左右两侧的大腿上、胸部和腹部都有被野猪撕咬后的伤痕。其中右腿外侧有个鸡蛋大小的洞，能看到里面的骨头。医生介绍，好在老人被送医及时。尽管如此，为了保命，医生还是对詹桂珍的肝、胆实施了部分切除手术。

“我长这么大，近距离看到野猪不下20次，没想到这次竟被野猪咬得差点没命了。”躺在病床上，詹桂珍显得有些虚弱。这个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原本并不害怕野猪，可回忆起自己被咬的经过时，她仍心有余悸。

詹桂珍回忆，事发当日清晨，她本打算从村里到自家的老屋去看一眼。沿着河边的一条路，詹桂珍顶着清晨的薄雾往前走，结果刚走出几百米远，就听到旁边的小土坡上有动静。詹桂珍下意识地扭头，一头200多斤的野猪瞬间向她扑来。

还来不及反应，詹桂珍就被野猪扑倒在地上。“腿上，肚子上，逮哪儿咬哪儿，跟疯了一样。”詹桂珍说，不仅往身上咬，野猪还撕扯她的衣服，并且咬着衣服将她拖行了好几米远。詹桂珍被野猪从路上拖到路边的菜地里，然后又从菜地里被拖到了旁边的小河里。

之后，詹桂珍发现野猪咬着自己的外套衣袖不放，便急中生智，直接将外套从头上脱掉。再加上此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两条狗，分别咬住了野猪的两条腿，野猪这才叼着外套逃进了河道旁的灌木丛。

詹桂珍忍着剧痛强撑着从小河里爬起来，摇摇晃晃往村子所在的方向走去。大约走了200米远，她遇到了出门溜达的郭朝清。“我只记得他们送我到医院，再醒来的时候就躺在病床上了。”詹桂珍说，儿子、女儿接到她时的情景，她压根就不知道。

现场凌乱，依然还能看到不少血迹

田清明介绍，10月21日，母亲脱离危险后，他回到了房县老家。虽然距事发时已过去十几天，但在詹桂珍被野猪咬伤的现场，依然还能看到凌乱的痕迹。

小河边的路上，已经干涸的血迹清晰可辨。“我找到了我妈当天穿的一双雨鞋，里面灌满了血，现在想想都后怕。”田清明告诉记者，在现场附近一小片菜地里，还能看到野猪的脚印，以及被损毁的菜苗。“别说是个老太太，就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赤手空拳也斗不过一头野猪啊！”

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日山里气温较低，詹桂珍出门时穿着厚厚的外套。但实际上，她身上的很多伤痕都是野猪咬烂衣服后造成的。田清明本想找到当时被野猪叼走的外套，但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有可能被河水冲走了”。

截至10月22日，詹桂珍住院十多天，医疗费等开销已经超过10万元。目前，她还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事发后，田清明分别向房县林业局、当地派出所反映了此事。

人猪大战

69岁的詹桂珍做梦也想不到，她会被野猪咬伤住进医院。从年轻时在山野间放牛开始，她与野猪的相遇不下20次。

实际上，在人类近万年的驯化历史中，在人类的畜圈里，猪这种食谱广泛、繁殖能力极强的动物，提供了稳定的肉类蛋白来源。很少有人会想到，有一天，它的野生种，会成为危害人类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隐患。现实中，随着退耕还林的推进，生态环境的逐步向好，让野猪成了在广大农村称霸一方的霸主。从农作物长苗开始，众多农民千方百计与野猪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充满了辛酸与无奈。

■文/记者 何利 图片均为资料图

野猪下山称霸 农民护粮背后是辛酸和无奈

分布广泛，十堰各县市区均有野猪出没

1953年秋季，云南邵通市盐津县，在当时名为仁和乡的小渔村，陈本中等四户村民的苞谷被野猪吃掉了一石二斗五升。这段被记录在盐津县农业生产办公室公报里的经历，从日期上看，或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人与野猪最早且有据可考的一次冲突。

记者查阅国内多家媒体的早期报道发现，这种隶属于偶蹄目、猪科、猪属的野生动物遍布世界。仅在我国，就分布着东北亚种、喜马拉雅亚种、华南亚种、新疆亚种、川陕亚种、台湾亚种等7个亚种。在十堰，各县市区都曾发现过野猪的踪迹。

2020年12月18日，黄龙滩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联合张湾区大坝林场收回了放置在公园库区及周边的10余部红外线相机，在检查拍摄内容时，野猪、黄麂等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多次出现，让“野保人”惊喜异常。镜头首次拍摄到多只野猪同行画面，它们个个身材浑圆健硕，时而寻寻觅觅，时而昂首阔步。据悉，此次红外线相机采用多角度拍摄的方式布设，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抓拍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相比之前，拍摄到的野生动物在数量、活动频率上有了大幅提高，野猪成群结队出现时最多达9只。

今年5月，在距离城区不远的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对10个监测点野外红外相机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初步提取和物种鉴定，多个监测点拍摄到斑羚“结伴而行”、野猪“全家福”、红白鼯鼠“夫妻档”、小麂“母子同台”等画面。



2015年9月11日，狩猎队队员将猎捕的野猪拖离庄稼地。 周家山/摄



2016年7月11日，郧阳区杨溪铺镇卜家河村大片玉米地被野猪毁坏。 李寅卜云阳摄



村民为防野猪入侵制作的假人。 周家山/摄

从春到冬，人猪大战早已有之

对城里的人而言，野猪也许只是一种在动物园才会出现的野兽，实际上，对于农民而言，野猪从来都不是一个陌生物种。近年来，野猪进城的新闻也是频频出现。

2016年7月11日，郧阳区杨溪铺镇卜家河村村主任李家朝向十堰晚报新闻热线反映，当地野猪毁粮严重，村民无计可施。李家朝介绍，该村仅5组73户就有百余亩秋粮被野猪毁掉，其中约60亩苞谷、花生和红薯已损失42000斤，折合人民币4万多元。

今年7月20日晚，记者在郧阳区青曲镇巷子口村5组看到，62岁的村民程先举和老伴带着狗上山看护自家5亩苞谷地。为了吓走野猪，他们在地边点上几堆火，偶尔扯着嗓子喊上几声，甚至从家里拿来铁质的盆子在地头一阵猛敲。为了防止野猪糟蹋即将成熟的庄稼，村民们想尽了所有能用的办法。几乎整个夏天，程先举和老伴每晚都要带上家里养的狗下地，有时候干脆整夜住在地头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即便如此，一个夏天过后，他家的苞谷地还是被野猪糟蹋了一亩多。

在距离十堰城区不到半小时车程的郧阳区茶店镇王家湾村，张家有和老伴种了18亩地的苞谷、花生和红薯。在早熟苞谷灌浆季节，成群野猪频繁下地，他家损失了两亩地的庄稼。由于知道野猪是保护动物，不能

圈子增大，城市也能发现野猪踪迹

近年来，随着野猪数量的明显增加，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甚至走进城市伤人。记者梳理全国各地的媒体报道发现，很多城市都曾发现野猪的踪迹。实际上在我市，野猪进城的情景也出现过。

2014年11月9日，黑龙江省穆棱市马桥河镇太安村一村民在放牧途中遭遇野猪袭击，全身10余处被咬

擅自猎杀，无奈之下，张家有买回一个喇叭反复播放，吓唬野猪，但收效甚微。

每年的夏秋季节，我市各县市区的农村都会出现野猪毁粮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在郧阳区的20个乡镇(场)345个村和社区，每年被野猪吃掉和毁坏的各类小水果、粮食、红薯就达数百万斤。进入夏季，男村民基本守在地里看护苞谷，苞谷收了再看护红薯。除此之外，即便是在每年的春冬季节，野猪的踪迹在农村也不难发现。

其实这种人与野猪的斗争，早在1953年就有文字记载。当时，位于滇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们就总结出“猪口夺粮”的方法，写在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只十个字，“日夜守望田边，防止兽来。”1959年，安徽地区人民公社狩猎队总结出一套捕猎野猪的方法，其中以暗箭、捕兽笼、绳吊法最为常见；在江西，人们甚至为抓捕野猪设计了机器。

此后，随着捕猎、环境变化尤其是山林面积的缩减，野猪一度在多地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枪支管理法》的颁布，以及国有林区面临“两危”后，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得以存续，适应性极强的野猪数量迅速恢复和壮大。

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上午11时30分许，村民渠继福准备上山将自家放牧的牛赶回家时，突然从旁边的树林里窜出了一头野猪，野猪重约100公斤，浑身长满了棕色长毛，嘴里的獠牙如手指粗细。

2014年9月18日，由于汉江江水上漲，郧阳区江滩附近的大面积芦苇被淹。当日下午，一头200多斤重的野猪从芦苇丛中窜出跑上堤岸，并在郧阳区第一中学附近四处乱窜。接到群众报警后，郧阳区公安局迅速组织6名狩猎队队员和5条猎狗赶往现场。在这次“围剿”野猪的行动中，一条猎狗被野猪咬死。随后，野猪又扑向狩猎队员陈明生。陈明生果断开枪，将野猪击毙。

2019年10月23日，有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黑龙江东方学院附近拍到一头野猪狂奔的视频。一时间，“二师兄”街头夜跑的视频成了网络热点。为了防止学生受伤，学校紧急发布通知要求广大师生防范。

2020年12月27日，四川达州市通川区滨河路，一只野猪出没“散步”引来市民近距离围观和拍摄。受到惊吓后，野猪游过河，进入达川区范围。因为担心野猪伤人，当地还投入警力寻找。

今年10月12日，一头150斤重的野猪撞进南京街头店铺，随后乱窜逃离现场。接警后，警方迅速出动4辆警车，将野猪赶进工地围起来。野生动物保护人员给野猪打4针麻醉针才将其制服并将其送进了当地动物园。